

驾驶席·布罗迪小姐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英国] 缪丽尔·斯帕克 著 袁凤珠 译



The Driver's Seat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译林出版社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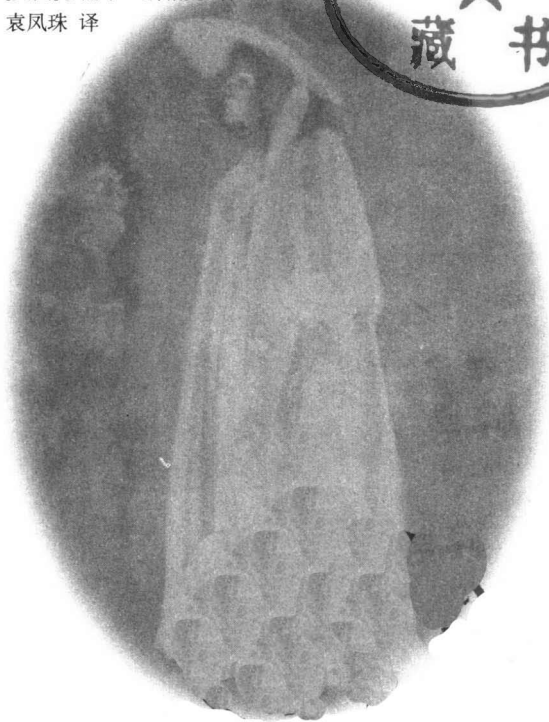
I561.45
S709

The Driver's Seat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驾驶席·布罗迪小姐

[英国] 缪丽尔·斯帕克 著
袁凤珠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驾驶席／(英) 斯帕克 (Spark, M.) 著; 袁凤珠译. 布罗迪小姐.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4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Driver's Seat;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ISBN 7-80657-036-5

I. ①驾… ②布… II. ①斯… ②袁…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719 号

Copyright © 1970, 1961 by Muriel Spark.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99, 100号

书 名 驾驶席·布罗迪小姐
作 者 [英国] 缪丽尔·斯帕克
译 者 袁凤珠
责任编辑 徐 非
原文出版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9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146 千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36-5/I·033
定 价 1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人的世界谁主沉浮？

——评析缪丽尔·斯帕克的两部中篇小说

《布罗迪小姐》(1961,曾被译为《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和《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是斯帕克的成名作之一。小说以作者的小学生活为蓝本写成,主人公布罗迪小姐的原型是她的小学老师克里斯蒂安娜·凯。作者在自传《简历》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凯小姐根本不像布罗迪小姐,另一方面她比她的同行布罗迪小姐强百倍。如果她能与布罗迪小姐见面,凯小姐肯定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然而没有一个凯小姐学生会认不出鼎盛时期的布罗迪小姐来。她们不仅会认出她来,还会因此而兴高采烈,因此而怀念过去。”

小说写的是发生在二战前英国爱丁堡市一所教会小学里的事情。布罗迪小姐是一位年轻漂亮雄心勃勃的教师,她性格开朗,思想激进,敢于打破传统女子学校的陈规戒律,向学生传输新的艺术和新的思想。但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因为他们与她自己的独裁专制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强调“集体”排斥个人行为的做法是她行为的楷模。她信仰爱丁堡十分盛行的加尔文教,也正是因为该教否认一切个人自由意志,相信预定论,即世间的一切、人的一生都是上帝早就安排好了的。然而她却向神权提出了挑战,以种种办法拢络自己班上一伙经她挑选的女孩子,躊躇满志地要替上帝把她们培养成为“人杰中之人杰”,并将此视为自己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的学生。她虽然去外面听宗教课,还建议在学校的课上给学生们读《圣

经》，但她自己的信仰却没有使她在道德上有所进步。她信上帝是因为她坚信“不论做什么事，上帝都在她一边”，所以她自命不凡，根本不把同事们放在眼里，连走路时头都抬得比别人高得多。事实上她的信仰只增加了她对自己不切实际的看法，认为她就是上帝，因此她能与音乐老师娄赛先生同床而不自责，甚至为了满足心爱的美术教师劳埃德的性欲，不惜鼓动和安排自己的学生去与他同床，丧失了为人师表的起码道德。

虽然她把自己看成上帝和真理的代表，并对此坚信不疑，但她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成为学生们心中的上帝。自从她的心腹桑蒂（作者的化身）皈依罗马天主教后，便开始对自己的老师采取批判态度。桑蒂长到十几岁时开始反思布罗迪帮这些年走过的历程，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的英国人，生活在英国这块土地上，但是在布罗迪小姐的控制下“她觉得自己已经被剥夺了在这种生活里生活的权利，无论它多么叫人不愉快。她迫切地想弄清楚这种生活的真实内容，并且不想再由别的什么开明人士来保护自己”。于是当布罗迪小姐告诉桑蒂是她劝说乔依丝到西班牙参战时，桑蒂再也忍受不了了，便以“天生的法西斯”的罪名向校长告发了自己的老师。布罗迪小姐因此而提前退休，并因患病于五十六岁去世。

布罗迪小姐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就在她事业处于鼎盛期的时候，她遭到了背叛，而背叛她的恰恰是她最宠爱最信任的桑蒂。自认为是上帝的布罗迪小姐终究没有成为上帝，而更可悲的是她始终不知道是谁背叛了她。临死前她与桑蒂会面时还说：“桑蒂，你知道我是把你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的。你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背叛我。事实上你从我这里得到的最多，最受我的信任……想想吧，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想想是谁。我必须弄清楚是你们中的哪一个背

叛了我。”

桑蒂的回答道明了小说的结论：“如果你不背叛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有人背叛你。”

布罗迪小姐一心以自己为榜样，要把她精心挑选的学生培养成忠于事业、忠于爱情的出类拔萃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罗迪帮中没有一个像她所期望的那样事业有成，珍妮只当了一名小演员；尤妮丝成了护士；玛丽当了速记员并因她的愚钝年纪轻轻就葬身火海；莫尼卡不过是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罗丝最终跟一个有钱的商人结了婚，尽管布罗迪最看不起俗气的商人，而且罗丝婚后很快就“摆脱了布罗迪小姐的影响，就像一条刚从水塘里爬上岸的狗甩掉身上的水一样”；被她寄予厚望的桑蒂的选择则最令她失望，桑蒂皈依天主教后成为海伦娜修女，布罗迪知道后对莫尼卡说“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事业”。只有最后加入布罗迪帮的成员乔依丝——一个公认的不可救药的姑娘——听从她的劝说去西班牙战场当女英雄了，但是她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便被炸弹夺去生命。布罗迪声称要用引导和启发教育法，实际上她一直在强加于人，她的学生的结局是她教育方法的彻底失败。

《布罗迪小姐》独特的艺术风格、特殊的爱丁堡背景、典型的苏格兰人的特性与思维方法以及语言风格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书中的布罗迪小姐和她的女学生形象则极大地吸引了广大读者。小说改编成话剧后轰动了伦敦西区舞台，后又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改编成电影，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上映不断。

《驾驶席》是斯帕克的神秘小说代表作。由于斯帕克讲述的方法很特殊，事先不断地向读者透露信息，故意造成扑朔迷离的气氛，但是读者又只能在最后阶段才恍然了解事实真相，不少评论家称她的作品很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风范。

故事发生在欧洲南方的一座城市，女主角莉丝自称来自美国，目的是要寻找男朋友，一个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她寻找这么一位男士的目的却是要通过他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一上飞机便开始物色，并且还真找到一个对象，但是这位男士却神秘地总躲着她，不与她见面。在寻找他的整整一天里，莉丝除了两次与两个企图与她发生性关系的人斗争并取得胜利外，还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夫人，这位老妇人对莉丝十分感兴趣，并说她的侄子当天要乘飞机来见她，她要为他准备礼物。她还说她的侄子与莉丝是同一类型的人，是天生的一对。而这个妇人的侄子恰恰就是莉丝在飞机上所物色到的那个人。莉丝终于在深夜找到了他，并几乎是强制性地把他带到她白天选好的地点，让他用裁纸刀——他姑妈给他买的礼物——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

莉丝已在会计事务所工作了十六年。她有一张“有决定和审理权”及能“严守数据秘密”的嘴，嘴唇总是抿得紧紧的，只有感到十分得意时才微微张开。她来自欧洲北方的某一城市，飞往南方去寻找某一目的。她寻找的不是性生活（尽管她两次受到性骚扰），而是名人效应，怪异的是她所要的效应是以死为代价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事先作了精心安排，还特意挑选为常人所不能接受的艳丽到俗气程度的裙子与外衣，于是在死后她“像这样带上了明显的标记，在后来的几天里国际刑警正是按照这一标记来确认她的身份的，欧洲各大报纸亦艺术地详尽描述了她这一明显的标记”。

《驾驶席》(1970)是一篇与《布罗迪小姐》风格迥异的小说，但在与上帝争夺控制权方面却是一致的。斯帕克在《布罗迪小姐》里写的是人与上帝争夺控制别人的权力，而在《驾驶席》里写的则是人与上帝争夺控制人自己的权力。在天主教的观点看来，生死本

是由上帝来决定的。但是斯帕克却在她的小说中提出另一种观点，即人虽然无法决定自己的生，他却能够决定自己的死。布罗迪小姐也好，莉丝也好，她们都在为人的自由意志而奋斗着，即便结果是失败与死亡也在所不惜。所以斯帕克像在《布罗迪小姐》中一样再次向上帝提出挑战，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莉丝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死亡。她不仅为自己选择了死亡的日期和地点，还为自己选择了执行死亡的人和杀死她的工具，甚至还选择了杀死她的方法与过程：

“捅进去以后，”她说，“一定要转动一下，不然它扎不透。”她用手腕演示一下动作。“你会被抓住，但是至少你有时认为能够驾车溜掉。所以干完之后不要站在这里愣着瞧你干了些什么。”她说完便躺倒在砾石地上。他抓起了那把刀。

“先捆住我的手，”她说把双手交叉在腰部，“用头巾捆。”

他捆好了她的双手，她又急促地尖声叫他解下领带绑住她的脚踝。

“我不想有任何性关系，”她嚷道，“你可以杀了我再干。捆住我的脚就开始杀吧。明天一早就会来人把这一切清理掉。”

他全照她说的去做，他把刀高高举起，用力向她捅去。

“杀死我。”她用四种语言重复道。

莉丝成功了。事情一步一步地按照她的安排发展，最终她满

意地死在被她选中的“同一类型”的男子手下。

事实上死亡也是斯帕克多部小说的共同主题：在《领土权》中两个妒火中烧的女人把另一女人劈成两半；《佩卡姆·赖依叙事曲》里的老板用启瓶器在其女秘书的颈部捅了九次将她杀死；《砰砰，你死了》里的大卫误杀了黛菏泽后开枪自杀，西比尔的丈夫死于狮子口下；《微风吹拂窗帘》里的一个土著男孩无辜被一个白人枪杀，等等，不一而足。有趣的是她在描写这些死亡情景时没有给它涂上恐怖色彩，而是用轻松平淡、满不在乎的口气写出来，似乎死亡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驾驶席》中莉丝用四种不同语言对理查德说“杀了我”，还说“明天早晨就会有人来把这一切清理掉”，口气之轻松令人咋舌。

评论家们认为她的小说没有遵守传统宗教小说所应遵守的原则宣扬基督和基督教教义，扬善惩恶，宣传善有善报等，而是“与一些天主教小说家一样，她对这一（小说）形式总带着根深蒂固的诡辩”。他们把她与伊夫林·沃、格雷厄姆·格林列在一起，统称为天主教作家中的分离主义者。

斯帕克的小说以其趣味性和真实性见长，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洗炼，很少华丽的修饰，甚至没有多余的字，很像海明威的创作风格。正因为如此有评论者说一旦拿起她的书，便“像得了饥饿症，迫不及待地一章一章接着读下去，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

袁凤珠

1999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驾驶席..... 1

布罗迪小姐 79

驾 驶 席

“再说它还不沾污渍。”女售货员说。

“不沾污渍？”

“这是一种新型纤维材料，”女售货员说，“经过了特殊处理。不爱脏。如果你撒上一点冰淇淋什么的，或者一滴咖啡，譬如说就滴在这前边，它根本沾不住。”

顾客是一位年轻的妇女，她噌的一下把脖领处的挂钩扯了开来，又用力拉裙子的拉链。她说：“把它给我脱下来。脱下来，快一点。”

女售货员还在对这位顾客大声地说着，在此之前，这位顾客一直对这件色彩艳丽的连衣裙感到满意。裙料是白底绿格和紫格图案，绿色方块上有蓝色圆点，紫色方块上有粉红色圆点。这件裙子卖得不是很好，其他新型不沾污渍材料的裙子已经售光了，这一件和另外三件裙子一模一样只是号码不同而已，是挂在后边库房里准备下个星期大削价时抛售的，因为它太鲜艳了不合大多数顾客的口味。眼下这位顾客火冒三丈地把裙子扔到地上快步窜出商店的门，而刚才试穿的时候几乎是面带微笑表示满意的。她说：“这正是我要的。”女售货员说需要改短一点。“好吧，”顾客说，“但是我明天就要穿。”“对不起，我们星期五才能做出来。”女售货员说。“哦，那我就自己改吧。”顾客一边说着一边在一面长镜子面前满意地把两边都照了照。“再合适不过了。颜色很好看。”她说。

“再说它还不沾污渍。”女售货员一边说一边用眼睛扫着另外

一件不沾污渍、同样卖不出去的夏裙，显然是想把那件也推荐给这位满意的顾客。

“不沾污渍？”

这位顾客说着就把那裙子扔到了一边去。

女售货员使劲地嚷嚷，好像嗓门越大越能说清楚似的：“特殊处理过的纤维……假如你掉上一滴樱桃水什么的一擦就掉。嘿，小姐，你把领口撕坏啦。”

“你以为我会把东西撒在衣服上，是吗？”顾客尖声叫道，“我像不会规规矩矩地吃东西的人吗？”

“小姐，我不过在说这料子，是你要出国度假的，而出门旅行总是会留下点污渍的。别像那样拽我的衣服，求你啦。小姐，你本来挺喜欢这裙子啊，我不过说它防污渍而已，你就像这样子了。”

“谁问你要防污渍的裙子啦？”这位顾客高声喊着，迅速果断地穿上自己的衬衫和裙子。

“你本来挺喜欢这颜色的，不是吗？”年轻的售货员大声说道，“你不知道它防污渍的时候挺喜欢它的，现在知道了，可是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位顾客抬起自己的提包几乎跑着冲出门去，另外两名售货员和顾客惊讶得瞠目结舌。她在门口转过身来，看样子对因自己的霸道而造成的这种局面感到满意，于是找了一个无可置疑的借口：“我不容许别人侮辱我！”

她在百老汇街上朝前走，眼睛扫视着商店的橱窗，看有没有她需要的裙子，是她想要的那种。她的双唇微开；通常情况下她的双唇总是闭得紧紧的，因为她一直在里面工作的那个会计办公室每天都有不顺心的事，她从十八岁就在那间办公室上班，确切地说她

共在那里工作了十六年零几个月。除了吃饭和说话她的双唇总是紧闭,宛如平衡负债表上用她传统的唇膏画出来的直线。这是一张有决定和审理权的嘴,一张严守数据秘密的嘴,一部精密的机器。在她手下有五位年轻女士和两位男士,在她之上则有两位女士和五位男士。她的顶头上司发善心放她半天假。这是星期五的下午。“你需要打行李,莉丝,回去吧,打打行李,休息一下。”她拒绝了。“我不需要休息。还有这么多事没做完。瞧……这么多呢。”这位个子不高的胖胖的上司用戴着眼镜的双眼惊讶地看着她。莉丝笑了笑又伏案干了起来。“可以等你回来再接着做嘛。”他说。当她抬头朝他望去时,戴着无框眼镜的他故意做出勇敢甚至挑衅的神态。她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她收住笑声后又马上号啕大哭,其他工作台出现一片骚动,小个子胖上司蠢笨地向后退去,这一切使她意识到她做了一桩过去五年都没做的事。她朝洗手间跑去时对那些跟随其后想帮助她的人们喊道:“别管我! 事儿! 怎么回事呀?”半个小时之后他们说:“你需要好好地 go 度假,莉丝,你的确需要休个长假。”“我是打算痛痛快快地度个假,”她说,“我打算好好度过属于我生命的时光。”她把属下的二男五女以及浑身哆嗦的顶头上司逐个地瞧了一遍,她的双唇闭得如此紧,像是要把他们全都拒之千里之外。

现在她已经离开了那家商店正漫步在大街上,她微开双唇似乎在吸入那闻不见的香味。其实她的鼻孔和眼睛也都比平时张得大些,它们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既巧妙又完全彻底地配合微开的双唇,共同完成一项任务,以高度的敏锐性寻找她所要的裙子。

她推开一家百货商场的门走了进去。在旅行用品部,她看到了那条连衣裙。裙体上半身是柠檬黄色,下半身是鲜亮的桔黄、淡紫和蓝色的 V 形图案。“是那种不沾污渍的布料吗?”她一边问一

边试穿那条裙子，然后对着镜子照了照。“不沾污渍？我不知道，夫人。这是可以水洗的棉布料，不过我要是你就拿去干洗。可能会缩水。”莉丝笑出声来。女售货员说：“我想恐怕不会真有那种不沾污渍的料子吧。”莉丝紧紧地把双唇闭成一条直线。接着她说：“这条我要了。”说着又从衣钩上摘下一件夏天穿的大衣，大衣是红白两色细条子图案、白衣领，她匆匆把它穿在新裙子外边。“这两件衣服显然搭配不到一起，”女售货员说，“只能分着穿。”莉丝像是压根儿没听她说。她只顾在试衣间里左照右照细细打量自己。她解开外衣的扣子让它自然垂在裙子外面。她的双唇张开，两眼微眯，入迷地深深吸了几口气。

女售货员说：“把它穿在那件连衣裙的外边就怎么也看不出它的好来了，夫人。”

莉丝好像才听见她的话，她睁大双眼闭住嘴唇。售货员说：“你不能把这两件衣服穿在一起，不过这件外衣确实好看，配一件素色的裙子，白的，或者海军蓝，或者赴晚宴……”

“它们特别般配，”莉丝说着脱下外衣并小心地把它交给售货员，“我要它了，还有这条裙子。我自己来把它改短。”她拿过自己的衬衫和裙子对女售货员说：“裙子和大衣的颜色绝对适合我。颜色非常自然。”

女售货员努力抑制着自己的不快说：“哦，这要看你自己怎么认为了，夫人，你说呢？这衣服是你穿呀。”莉丝不高兴地系上衣服扣子。她跟随女售货员到收款台交了款，然后等着找钱。女售货员先把零钱递给她，再把装着她新买的衣服的沉甸甸的大袋子交给她。她把衣袋口打开一点，里边的东西就能看见，她的手伸进袋子里把包装纸撕开了一个角，显然是想确定售货员有没有给错东西。女售货员正想开口，她也许想说：“东西都对吧？”或者：“谢谢，

夫人,再见。”甚至可能说:“别担心,东西都对。”但是莉丝先开了口,她说:“颜色的搭配非常好。这些北方人根本不懂颜色。保守,传统。你要是明白就好了!对我来说这些颜色搭配得非常自然。绝对自然。”她不等售货员回答转身就走,她不去上电梯而是朝自动扶梯走去,还有意识地从挂着衣服的衣架之间的通道穿过去。

她在自动扶梯口突然转过头向后看去,并且开心地笑了,似乎她已看到和听到了她想知道的一切。女售货员还以为她已经从自动扶梯上消失,听不见她说什么了,于是转过身去跟另一位穿黑裙子的售货员说:“所有的颜色放在一起!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颜色!她还说非常自然。自然!在这北方,她说……”她发现莉丝正瞅着她听她说呢,她马上打住不说了。女售货员装作整理衣架上的裙子,改说一些别的事,尽量不让自己的表情有太大的变化。莉丝大声笑起来然后登上扶梯下去了。

“嘿,痛痛快快地玩儿,莉丝,”电话里的声音说,“想着给我寄个卡来。”

“那当然。”莉丝说。她挂掉电话时开心地笑起来。紧接着她到洗脸池那里接了一玻璃杯冷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又接一杯喝了,然后又是一杯,喝得她差一点呛住。她止住笑声深深地吸一口气,对着无声的电话说道:“那当然。啊,那当然。”她呼哧喘着把靠墙的长椅拉开成了一张床,她脱下鞋来放在床边。她把装着新大衣和裙子的拎包放进衣柜内已整理好的行李箱旁边,顺手把手提包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上了床。

她躺下时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开始时瞪着棕色的门,像是要看穿门后面的东西。现在她的呼吸趋于正常。这房间非常整洁,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整理的。这是一所单身公寓房。自从这幢公寓楼